

燕語

文 東

當燕子南飛時，你了解了甚麼呢？它已不再是春天了！當花兒不再含葩吐芳、樹葉不再蒼翠，你了解了甚麼！大地開始沈寂了、就如此單純的哲理，塑造了人生、創造了淚、微笑所交織的網！

x x x x x x

古老有一個傳說，一個源流久遠的說法，說人的靈魂可以不朽，而不朽往往令人驚異，訝異於它的永恒性與完一性，那是在漢朝吧！或許更久遠些，天上的神祇產生了戀情，他們常相會於那巍高的山巔幽谷中，日子如箭如梭般的消逝在甜蜜溫柔的低語中，漸漸地，因怠忽了工作而遭到了天神的懲戒，只准許他們每年在七夕之時相會一次，經過了幾代的潤色與修飾，傳說融入了民族的血液，一代一代的敘述下來，於是傳說化成了生命，生命變成了永恒，或許在七夕的晚上，展望着萬里黝黑的夜空，你會發現些甚麼？鵲鳥所編織的橋？令人迷惘的羅曼史將在你底心房敲擊，或許你甚麼也沒發現，就像千百個相似的夜晚一般，星星只不過是星星，月亮依是月亮，那些傳說不過是純屬於子虛烏有之事罷了！

但是，請相信我，對於那將星，我有一種特殊的偏好，可說是一種情感的因素所構成的，每晚我凝視着它的時候，我的心就泛起了那不可休止的漣漪；夢幻呢喃的陷在往日難以自拔的回憶中……。

第一次遇到她的時候是在臺南，一個衆星綴天之夜，宛若凌波仙子施施而來，凌七星之漫漫，一襲紫衫，輕盈靈巧，淺淺梨渦含着盈盈笑靨，靜靜的眸子在黑夜中彷彿閃爍的鑽石一般，灼灼然而呢喃嘶嘶低語，烏黑的秀髮在夜風中微微起伏着，大地景物突然變的生氣多了，那個晚上，我含笑的問著她，從何而來，怎麼能够像一隻燕子般無聲無息的邁到我面前，像個小精靈似的傳播了花蕊的馥馨，「她」微笑的指着那顆遙遠而熟悉的行星不語，這時我注意到了她前額閃着一個小小的星記，風吹起了她的頭髮時，那個星記便明顯的點綴着她潔白芙蓉般甜靨，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了前面不遠的疏林潭畔，默默地浸在晚風的低吟中，聆聽着夜濤之低語，大地一片靜寂，這時我彷彿接觸了圓的另一面。

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是在新竹的夜華中，當輕划入夢鄉，在那個娥眉清冷月高懸之際，「黑眼睛」又出現了，這次黑眼睛泛着淺淺清悵，溫柔的波元在黑夜中像極了那水晶似的清淨，溫柔了我底內心；她又指着那顆遙遠的行星低頭不語，於是我倆再度沉默於夜之禮頌中，第三次見面，是在臺北時，當我在孤寂的人行道漫步時，黑眼睛又出現了我眨眼招手，神情却顯的清異常，幽幽怨怨的眸子像蘆荻邊的夕陽般的凝視着我，微弧的櫻唇似在訴說着甚麼？無語帶微愁，她用顫抖的手指着那顆遙遠的行星，包含了莫測的愉悲，宛若從地底冒出的憂鬱，深深的浸滿了四周……

從此我再也沒有看過她了，我的生命便始終的潤在冬天的寒霜裏，每晚當我凝視着那顆不可思議而遙遠的行星時，常常感到悵悵茫然，那顆行星對我而言幾乎就是一個謎，閃爍着神秘的色彩，包含了人生所有的哲理，那個小小星記傳遞着一個符號，一個如同燕子輕盈的身裁，曼波在九空中，一個神秘的影子，在夜晚中閃爍着！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刻起，我開始歡喜上燕子，喜歡着燕之呢喃，燕之低語，迷信着那「燕歸帶將夕陽晚，蘆荻秋陽共一色」的美，蹣跚着找尋失落的星記和春天！

凝視着；凝視着那遠駐的行星，彷彿聽着那遙遠地方傳來着親切的呼喚：「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長健，三願如同樑上燕，歲歲長相見！」假如你有一天在某一個地方再發現了那閃爍的黑眼睛和額上覆着一個星記時！請你告訴我她回來了，一切都沒變，星星依就在那宇宙的一角閃爍着，聯結了過去與未來不可知的命運，籠罩着整個「愛」的生命！

祇要那顆行星依就散發着它底光芒，我就堅持着一份希望，一份熱切，當燕子南歸時，春天就到了！